

磨难中托起梦想

□胡世英

龍江故事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强者不少，但像于士琴这样处变不惊、浴火重生的却还不多。

在刊物上，我看过她的那篇富有感染力震撼力的千字小传。勤奋好学，自强不息，执着坚韧，奋发进取，像是她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自幼爱学习，爱读书，爱写作，10多岁就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过诗歌，被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走上工作岗位的她也是个想干事能干事的强者，然而正当她意气风发、大展拳脚之际，公途中一场意外的车祸，让她的脑神经损伤，身体十几处受到重伤，留下瘫痪、偏瘫的重度残疾。

听说她在病床上苏醒后，看到自己惨不忍睹的样子，万箭穿心，痛苦万分……但是，她骨子里却有坚强，心灵中有种坚韧。理智和清醒告诉她：大难不去实属万幸，只有战胜懦弱脆弱，勇敢面对一切，才能赢得新的人生。她的第二次开颅手术就是面带微笑被推进手术室的，后来的一系列复杂治疗与康复也都是在这种刚强乐观精神下结束的每一疗程。她的坚强与坚毅感染感动了许多人。

要知道，她在医院一住就是10年。这10年是她和磨难与痛苦奋力抗争的10年。治疗、观察、康复还不算，还要忍受剧烈疼痛不间断地做上十几次包括修复在内的各种手术，特别是日复一日地肌能训练都是伴着痛苦和汗水进行的，令她苦不堪言。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刚强的精神、顽强的毅力，她走出这片令人苦郁而绝望的沼泽地都将无从谈起。

知道这些不幸境遇，是我到农垦总局医院去看望住院的老同志。走在病房长廊里，忽听一个纤弱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定睛一看，原来是于士琴。她抓着墙边扶手缓慢而吃力地走了过来，说话口齿没有过去那样流利，腿脚也没有了那种轻盈。这和我前些年见到的那个风风火火的于士琴简直判若两人，我很吃惊，也很酸楚。她告诉我，她现在的治疗康复挺好，最痛苦最煎熬的日子渐渐过去，她对以后还抱有希望和信心。她说，每天陪伴她的不仅是医护，还有读书，还有写作，尤其诗歌成了她最好的朋友。说到这里，她眼睛里有种光芒，嘴角挂着甜甜笑意。看出了她和诗歌有着不解之缘，诗歌已然成了她的灵魂和动力。她的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精神状态令我感慨不已，回来后的许多天里，心都在感动着。

那次偶遇她要去了我的手机号码，然后，隔三差五就发来一首刚写的诗歌。诗歌格律工整，意蕴丰富，手法新巧，韵味十足。咏人，咏怀，咏事，咏景，咏物，情感浓郁，酣畅淋漓。感受到她对家国的热爱，对生活的眷恋，对理想的憧憬，对价值的追求。看出她的文思敏捷和功底深厚，有着诗人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和豪放大气的风格。每次看完我都给她以热情点赞。

听说她为自己订了一条必须恪守的“制度”，这就是每天除了治疗与康复训练外要坚持阅读和写作，“以书养心，以书疗伤”，“以诗为乐，以写求乐”。于是，每当清晨的那缕阳光照进病房时，她便坐到桌子旁，或是捧书阅读，或是写下笔记，或是埋头写作，或是酝酿诗篇。每一天，她都不肯放下那支笔，不愿离开那张桌，不想去弃那灵感不断的诗情诗意。一首首心灵之吟，总是源源不断地流淌到她那载满诗稿的本子上。

为了增加阅读，扩充知识面，她订阅了几十种报刊，买来了上千册图书，就像一只小舟不知疲倦地在这书刊的海洋里尽情遨游。为了更好地掌握格律技巧，她通过函授参加了北京诗词学院的培训学习，请教名家，孜孜以求。知识给她带来了充实，读书给她带来了慰藉，写作给她带来了快乐，交流给她带来了提高。10年过去，她守着病房这处小小的天地，居然写出了7000多首

诗歌，还有40多万字的散文，以及大量的楹联、格言和文章。她的勤奋与刻苦已然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惊讶地问道：你是怎么写出如此浩繁的激扬文字？她说：因为我爱诗歌，它成了我的依恋，成了我的生命，不去写诗，不去写作，我的生活就会乏味，生命就会没有活力，失去动力。

她把诗歌写作看成是生活和生命中最美的乐章和音符。因为她最清楚是诗歌写作让她充实而快乐，让她萌生梦想和追求。她那几近干涸而痛苦的心灵，是诗歌的吹拂与抚慰使之温暖明亮起来，从而有了春天般的盎然与蓬勃。她觉得，有诗歌相伴，有写作相依，时间不再寂寞，心情不再苦郁，住院生活不再无聊，人生之路不再彷徨。所以，她不悲伤，不消沉，不心灰意冷，充满了乐观精神。

其实，这正是一种最为可贵的强者心怀和大美境界。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有句至理名言：烈火试真金，逆境试强者。于士琴就是烈火与逆境试出来的真金与强者。

正是这样，在于士琴的众多诗章里难以找到感伤的情调，寻觅不着哭泣的影子，感受不出低迷的意境，皆是满满的正能量。她的每一篇文章都洋溢着一种自勉自助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力量，给人以动力，给人以感染力。她的不少诗行几乎都是这样淋漓尽致的励志表达：“寒潮突袭谢芬芳，敢效红梅傲雪霜。”“体病肢残豪气在，耕耘紧握好时光。”“谢了春花秋色艳，一簇枫叶映霞红。”“重病缠身昂首笑，从容面对鬼门关。”“虽已身残仍有梦，长风诗海度余年。”“朝阳重伴诗芽绽，平仄声中花盛开。”……

乐观豁达，坚韧刚毅，不惧磨难，笑对人生，这种芸芸众生中少有的强者精神和品格可歌可赞可佩！承受厄运，自强不息，就像她生命里的基因，不因生命的强弱变化而去改变自己。记得，她在散文《冬日感怀》里曾这样写道：“痛而不哭，难而不怨……磨难让自己的生命焕发出与众不同的光彩。如果大海没有波涛就失去了海洋的浩瀚，如果树干没有年轮就失去了森林的壮美，如果沙漠没有风沙就失去了大漠的雄浑。”品读这些有温度有激情有铿锵的文字，不由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句充满真谛的话：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于士琴人生的“美丽浪花”何尝不是如此！

如今，她已告别了那间日夜相守的病房，返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中，开启了有温情亲情相伴的家庭生活。面对新的生活和未来的日子，她又多了不少美好的希望和憧憬，还有那些澎湃在心间的创作灵感与冲动。她渴望在以后的文学天地里继续放飞新的梦想，不断用诗歌点燃生命，点亮生活，用手中那支勤奋的笔去谱写更多更美的人生华章！

春天深处的那些断想

□陈浮

人生

时间过得飞快，仿佛才一转身功夫，就到了轮回里的春天。我喜欢春天的模样，也喜欢春天里从天而降的雪花儿飘落时的那种恬静温柔的飘逸。每每看到春雪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我总喜欢奔跑在雪里，任由它们亲吻和抚摸。我总觉得当春雪来了，春天才是真的来了，我也总觉得有雪，我的内心才能恢复了原有的澄清和安静。我喜欢漫步雪地的感觉，尽管那样也许会着凉、感冒，可是我总觉得那种感觉妙不可言。

那个春夜，一场轰轰烈烈的雪来了。那夜我一个人走在满是雪的路上很久很久，一时间也说不清那是夜黑时的落寞，还是勇敢走向未知的勇气，总之一头扎进雪的的世界里，我心深处有种无以言喻的清冷和安宁。那次我又感冒了，而且发起了高烧，尽管如此，可我还是想再爬起来，再走近雪，走进春天的深处。可许多时候，人和岁月隔着一窗烟雨，那季节里的风景与我，看似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那个春天，我彻底沦陷了。一次行走在雪地里，我便病了数日。我一直以为，雪来便是轰轰烈烈的春天来了。她是披着嫁衣而来……我说雪之后，惊蛰以前，是春的前奏，我喜欢！曾经这样的季节里，我喜欢唱一曲《怒放的生命》，也喜欢用文字码起一道爱的长城。我说《春尽江南》，也想《春天，雪花开了》。可就在今年的一个飘着春雪的夜晚，我接到了最好朋友不幸离世的噩耗。那晚，夜一寸寸深起来，窗外一片漆黑，可是我却总仿佛看得见她离去的背影儿，也仿佛她一直都在，从未走远。

她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崭新的春天。仿佛她是化成了一缕清风，一片洁白的雪花儿，只是她离开的时候我猛然间发现，世界上所有的春天不都是代表着生机盎然，春天里也有缅怀的痛，也有失去的悲。

这个春天注定了有许多事情发生。比如家里的热水器突然坏掉，再如，我竟然刮坏停在小区后面的一辆车子，而且又接连胆囊炎发作、牙痛……

早在春节时，我就想着回故乡去寻一回青春时的影子，然后也静下心来好好陪父母度过一段春天里的时光。可是这个春天刚一来的时候就带着剪刀，一不小心它就刺伤了我，病着回去小住了两天，我还硬撑着和孩子们一起出行，去拥抱了那些我热爱的树。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病痛期，我终于好了！于是我和冬青姐姐约好一起去访问春天，我想在这个春天让我的生命重新开始。边走边聊，仿佛有阳光漫过来，我很快乐。

春天来了，我该读书了！我不能浪费自己的生命了。春天来了，惊蛰了，我该繁茂复活了……



《惊蛰》
版画 赵茜

那张彩礼单

□荆淑敏

生活紀事

哥来了，从绥化老家的乡下，在这个春季农忙的季节。哥平日很少来我家，这次忽然到访，多少让我感觉有点意外，他事先连个电话都没有。这不是我哥的性格。我心里犯着嘀咕，哥是不是为什么事而来？哥和我父亲性格一样，平日少言寡语，如遇到有想不开的事时，总是躺在那里闭目，且一个唉声接一个唉声地打。

哥是纯种的庄稼汉，快六十岁了，孩子都陆续到了成家的年龄。哥一辈子生活不富裕却不拮据，应着一句话“癞蛤蟆打苍蝇：将供嘴。”哥很羡慕城市生活，尤其我们姊妹仨在城市里生活。哥希望他女儿能在城里找个对象，在油田找个有工作的，哪怕男方个人条件、工作环境差一些。比如说钻井队、作业队、物探队都可以。侄女聪明、漂亮、能干，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睫毛长长的。

嫂子让哥给我带来我最喜欢吃的土豆儿干，哥从一个三角布兜里往外拿时，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我这是咋了？你嫂子早晨让我把土豆干儿装好，我怎么就把这包烟叶装上了？”说完，他就狠狠地“唉”了一声。我急忙安慰他：“哥，没事，没事，去年拿的还有呢。”哥突然又冒出一句话：“气糊涂了。”我知道哥的脾气，随意又温和地问了一句：“哥，谁气你了？”哥没有正面回答，重重地打了一个唉声，独自一人走到小卧室，躺在床上。

我担心家里有啥事发生，急忙追了过去：“哥，有事，和妹妹说，有我呢，有啥难的？”

哥说：“梅呀，我想问一下，你们大庆这里有个叫大同高台子老腰房的地方吗？”我说：“有呀，高台子镇我去过，那个村我没去过。”哥又问我那个地方是不是很穷，我不知道哥到底想求证个啥，就婉婉转一些回答：“哥，哪里的百姓都有穷富，日子是过出来的。”足足过了几分钟，哥坐起来了，连连地打着唉声。我就问：“哥，你咋啦？”“那啥”，哥没有穿拖鞋站在地板上，“那啥，你侄女在你们大庆大同高台子找了对象，听说那个地方是大庆最偏远的穷地方，地上不长庄稼，都是盐碱地，人们从外面收一簸箕泥土，回家可以熬成碱块儿。家家住的泥土茅草漏屋，这不就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吗？我姑娘要是嫁过去，那日子咋过？”哥一股劲儿说了一大堆，好像憋了好久的话。他的语气好像在审问谁，又好像要抓住我这棵救命稻草。说到激动处，哥又一个唉声接一个唉声地打了起来。我忘了当时是咋样劝哥的。只是记得哥哥不同意侄女这门婚事。原因就一个，就是那个高台子太穷。这是六年前的事了。哥没有能阻止这门婚事。

到了会亲家给侄女谈婚论嫁的日子，我和哥代表娘家人去过彩礼。我们的车行驶了近两个小时，下了一号公路向西而行，记不清过了几个村庄，终于在一个约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村口停了下来，前来接我们的有四个人，侄女男朋友告诉我，那个个头不高，身材结实，穿蓝体恤，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是村支书。我环顾了一下这个小院，用土墙围着，菜园里的茄子豆角正是旺季，两间茅草房，西屋像是留给以后做新房，没有什么家具，只有在炕角放了一张1970年代的炕柜，上半部对开的门里放被褥，下半部放衣服。只有窗台一盆洋绣球，显现花开富贵的唯美。哥在村支书的寒暄中坐在炕头。他一言不发，抽着烟，那表情里的唉声都缠在哥从嘴里吐出的烟圈上。

村支书自我介绍，说侄女的男朋友是他远房侄子，今天代表张家来谈谈孩子婚事。哥开门见山：“那啥，谁写彩礼单？”村支书很尴尬：“我们好亲做成，有啥要求你尽管提。”我忙打圆场：“我们老家的习俗，女孩结婚一定要有一份彩礼单。”村支书脸上立即陪上笑容：“好好，亲家你尽管说，我们虽然没有准备礼单，但是，我们张家人讲信誉，说话算数，你说吧。”

村支书不软不硬地激了我哥一句：“我做主，你尽管说。”哥也不让步：“我要

的，你们有吗？我要车，要楼。”我忙解释：“哥在开玩笑呢。”哥立即用眼睛白了我一下。村支书却没有让步：“别看我们现在条件差一点，这几年政策好了起来，正在搞扶贫，村里所有的土坯房都被测量过面积了，不久就会盖新房。”哥也不示弱：“要不，你们拿出三十万现金。”哥的话一出，语惊四座。村支书没有退却：“亲家，这个我来担保，三年后，保证给你三十万，现在我给你打欠条。”哥感觉有点戏弄了：“我要现金。”村支书让人去小卖店买来一张红纸，工工整整写下：“欠条”，另起一行，写下：“彩礼三十万，哥来时和我说，想通过要彩礼，把这婚事退了。”

侄女长长的一声“爸……”捅了哥的软肋，哥半推半就，半真半假，抓起彩礼单揣进了兜。他唉了一声，半笑半怒：“好，我等着。”侄女订婚那顿饭，哥喝了二两酒。完后，一个唉声接一个唉声地上了一车。到家后，哥拿出那张欠条重新折叠一下，放进他的黑钱包里，一头倒在床上睡了。

侄女的婚结了，哥的唉声变成了眉宇间一道锁，总是闷闷不乐。一晃三年，哥都没有再去大同高台子那个村去看侄女，电话也没有，微信也不接。就算软活交，侄女也没有给我扔下一句：“我一定活出个样儿给家人看看。”四年后，侄女来电话，说要杀年猪，请我们去吃杀猪菜。我给哥打了电话，哥就来了。我正在安排谁开车，侄女的电话打过来了，说他们两口子开车过来接我们了。

我们下楼，侄女的崭新的红色轿车停在那里。哥上车还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问侄女啥时买了新车，侄女说去年，侄女告诉我，这几年全靠好政策，他们村富裕起来了。我很想知道侄女这几年怎样致富的，侄女坐在那里给我算了一笔账，结婚不久，小两口与父母分开过，家人不分。政府给俩老人盖了六十平方米彩钢房，小两口住旧房，在旧房后盖一栋猪舍，养了五头母猪，这几年猪肉价格好，仔仔也卖得好价钱。庭院里种了葡萄、松茸，乡里无偿提供鸡鸭雏子，长大后，乡里统一负责收购。侄女家有五十亩地，种植黄豆和玉米，每年大田纯收入能达到五六万元，农活不多，一年加不到俩月。农闲时，侄女两口子分别去了附近油田单位食堂打工，侄女女婿做厨师，侄女做文案，每月工资一个四千三，一个三千五。我粗略算了一下，这一家人一年收入接近二十万，不亚于一个油田职工一年的收入。侄女美滋滋和我显摆：她有多聪明，所有面食制作都是在网上自学的。

哥还是坐在那里，眼睛微闭。我故意提高嗓门：“侄女，你们家可以算上小康生活了。”我们的车一直没有往乡下路拐，直奔大同镇市区。车在一个干净、幽雅的小区门口停下，门杆自动抬起，车径直来到六号楼单元门口。早在车里等候的人中，我一眼认出村支书。

两室一厅的房间，装修是精心设计过的，田园风格，舒适布艺沙发，水晶吊灯，白色绣着粉花的窗帘，一盆洋绣球花，吐着清香开得正艳。哥从这盆花里明白了这是自己女儿的家。

一桌纯纯的东北杀猪菜上桌了：血肠白肉炖酸菜，小鸡炖蘑菇，蘸酱菜，满满一大桌。二两一杯的大同小烧，村支书和哥对饮着，酒过三巡，各有微醉。村支书忽然提了一句：“亲家，你还记得五年前的那个欠条吗？”哥唉了一声，这一声唉和往常不一样，没了仗权人的底气。村支书接着说，你女儿是我们村致富带头人。哥的脸在酒的作用下红得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哥从兜里掏出那个老式黑钱包，二层格里有褶皱的红纸，年久老化，纸条分成两半，“欠条”俩字与“彩礼三十万”几个字分了家。落款处空白。

哥恍然大悟：“五年前你就算计了我，唉！哈哈。”哥开怀大笑，村支书端起酒，敞开心襟：“来，哥，干。”哥把那张彩礼单，团了个团儿，抛向窗外。红红的纸团落在了楼下一棵向日葵金黄色的花盆上。

9

黑龙江日报

2021年3月12日 星期五

周末

天鹅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美工：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龙头新闻·妙赏

